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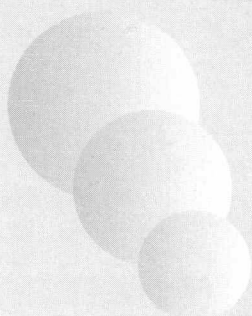
黎珍宇 著

多伦多·北京·深圳
一个女人两个男人的纠葛

走出 婚嫁

群众出版社

黎珍宇



走出婚嫁

群众出版社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婚嫁/黎珍宇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3.4
ISBN 7-5014-2823-9

I. ①走… II. 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4189 号

走出婚嫁

黎珍宇 著

责任编辑 / 李晓敏

封面设计 / 郝大勇 郝 仞

出版发行 /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公大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12.375 印张 292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7-5014-2823-9/I·1186 定价: 19.80 元

目 录

- 1 第一部：多伦多之夏
- 153 第二部：北京的冬天
- 285 第三部：在春天回归

第一部：多伦多之夏



我将寻访我人生惟一之灵魂伴侣……

—— 徐志摩

19⁹⁹年初夏。

加拿大驻中国香港的领事馆。

丽莎在等待签证的人群中显得典雅出众。她那张白嫩如同孩童的鹅蛋脸上有一双黑漆漆的迷人的睡凤眼，一把柔软发亮的乌发长长地、松松地往后披着，神态安详自在。陪她一起来的是杰西，张米高的香港堂妹，一位在香港中环国际大财团上班的高薪白领丽人。

从丽莎的申请表上，杰西看见丽莎的个人情况：主治医生、离婚、有一个小男孩。她还有一套住宅、一笔6位数以上的银行存款。“她已经是一个相当独立的成功女士呢！怎么会舍得放弃原来的一切基础，而去十万八千里远的陌生国度嫁给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老教员张米高？也许是为了她的孩子吧？！”杰西对她产生了疑惑。

2小时后，扬声器传来了通知丽莎到9号窗领取签证的声音。

杰西马上打通了远在多伦多通宵不眠的张米高的电话，告诉他：“丽莎的签证OK了！”

九龙至罗湖的电气化火车上。丽莎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靠窗口的单个位子上，沉思着。她的内心悲苦交集，如同

打翻了五味瓶。

她的回忆翻转到了十几年前：她的大学时代，与初恋有关——那一年她即将毕业。那些有关系的、有机会的同学都准备着出国深造，没有门路的一大群人，也在削尖脑袋八方钻营寻找出国镀金的机会。丽莎属于前者，她母亲家族那一系原是归侨，海外关系遍及大半个地球。亲戚朋友在美加、南美、新马和英国、荷兰都有。在美国的亲戚为她联系了匹兹堡大学，建议她转读医药学学士学位。然而她却因为当时迷恋着她的老师，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有妇之夫而错失机会！

路加衡，高高个儿，脸型有点像老电影《五朵金花》里的男主角阿鹏。当他风度翩翩地往讲台上一站，用磁性的男中音讲抽象的中国古代哲学和一位位灿若群星的古代中国名医时，丽莎的心就怦然作动……

那是一段多么美丽而又残酷的恋爱噢！山盟海誓、缠绵悱恻……所有可以用于形容动人的爱情故事的词句也不能表述当时的情形！

此事的结果是人人可以想像的——大多数的婚外恋绝对会演变为悲剧或苦果。她和他云里雾里地挣扎了3年，明白地说，是她什么也不考虑，国也不出、前途不顾地只为嫁作路家妇！等啊等！等了3年，他闹离婚闹了几次，阴谋未遂，一气之下出国讲学，从此不归！后来是：越洋电话不仅耗去了她和他的积蓄，也耗去了她和他之间无望的牵挂……再后来，他用一封近乎“绝笔”式的信，白纸黑字地告诉她：为了生存，希望她“另起炉灶，成就终生的实在的幸福”云云……

在这种“五雷轰顶”式的打击中，她不得不独自面对“尘埃落定”的残酷时刻。大病一场后，她复萌出国留学的旧愿，带着灰灰的脸色和灰灰的心情去考试、去签证。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美领馆的移民官看她的“GRE”成

绩不高，又没有争取到奖学金，去的大学又不是美国顶尖的大学，她原来的专业又是美国佬不大感冒的中医，于是一句“我怀疑你有移民倾向”就拒发签证了。

多年来丽莎不再提出国的事。那是她内心深处的最痛啊！

想到此，一圈暖暖的泪水，悄悄地溢满了她的眼圈。回到家，汗津津的她进浴室洗澡，刚抹了满头满身的肥皂泡，电话铃就响了。

来电的是北京新世纪传统医科大学的教授路见恒。

“杜老师，您好您好！我已经到了南方参加一个学术活动，明天到C市看你，然后回北京。”

“哦！哦……”杜丽莎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像十八岁的女孩一样兴奋得语言不清手足无措声音发颤：“我……刚从香港……回来，我……准备去……加拿大了……”

“啊！移民吗？”路见恒的声音透出了一股失落感。

“不是的，我是去度假探亲，短期逗留。”丽莎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哦！那就说好了，明天见！”

“需要我去接您吗？”丽莎问。

“不用不用，我到了后再与你联系。”他爽朗地一笑。

放好电话，丽莎呆呆地、披着满头满身肥皂泡地站在光洁明亮的厅里，陷入回忆——

上月她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讲者中有个教授，名叫路见恒。一个长相苍老龙钟、黑脸胖腹、脊柱微弯的老先生。他不仅与她的初恋情人有相近的名字，还有一双修长丰满的手！看见那双手，丽莎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饥渴地颤抖！

在她的生命中，有过一双温软的手啊！那是意念中的“超级强手”，它和它的主人离去，使25岁无望的她带着一颗灰灰的心嫁给一个疯狂地追求她的同龄人，然后就是

30岁创伤累累地带着一颗痛苦不堪但勇敢起来的心，离开那双她无法忍受的、被称之为丈夫的人的粗糙有力的双手的牵制！

如今那双似曾相识的手啊，就在眼前!!! 丽莎兴奋地茫然了。

“被这一双手抚摸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丽莎异想天开地看着他，想！

会后，她当年的一位同学、现在在新世纪传统医科大学任教的刘朗在午餐时把她介绍给路见恒。

路见恒的眼睛一亮，目光直直地射向她。

她鼓足勇气迎接了他的目光。在他的眼神中，她似乎看见千万年前，一位玲珑秀丽的女子在一位威严的君王的掌上，跳掌上舞。而那位绝色美人是她，那位不可一世的君王，就是他，这位老态龙钟的路先生……

幻觉使她走神。清醒后的她更难过——

那一双充满了诱惑的、能激起她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疯狂情欲的双手啊！可惜它的主人已经50多岁了，年龄的代沟姑且不说，他还有严重的心血管病，万一他死在抚摸你的时候，怎么办？

大大的问号在她心荡神驰的瞬间展现在她的脑海上方。

而他的眼神正在流露出对她的深深探究。他给了她名片，亲手写了手机号码，请她有空到他的家里作客。

丽莎第一次进北京西郊K小区是1999年的仲春时节。

那天天清气朗，刘朗约好了丽莎会议结束后一起去路见恒的别墅玩。

刘朗当年暗恋着丽莎，但由于他的学生干部的身份和个人生存的态度，使他没有表露过一丝一毫的感情。他为丽莎痛苦，加入了“正统”大军，极力阻挠他们的婚

事……

这都是丽莎不知道的往事。后来丽莎和路加衡分手，他才找了一个政工女干部结婚。如今他对丽莎有同情和愧疚心理，想真正地帮帮她的忙。路见恒是个鳏夫。他没忘记提醒丽莎道：“路老先生现在虽是丧偶之人，好像对你有那么点意思，你可要小心！我对他这个人知之不多、了解不深，传闻他是穷乡江湖游医出身、关系复杂、私生活历史也不那么单纯……”

丽莎不置可否地：“你别忘了你的女同学也不是小姑娘了！”

“和陌生人建立一种新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冒险。你记得么？在大学哲学课上我们读过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你没忘记吧？”刘朗说。

“怎么会忘记呢！”丽莎道。

路的司机是个小个子，车开得稳稳的，话不多。刘朗有心问他一些关于路见恒的事，他就说了两句：“他们家的亲戚太多了！乱得没法说！”

车子向京城西郊驶去，越来越荒凉的景色，大片的农地 and 山野呈现在丽莎的眼前。空气浮荡着一股农用有机肥料的难闻味道。

车子转进一条小路，前方出现了零零星星的建筑，几栋别墅、三两排多层住宅，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似的新居住区。

“哇！这么荒凉！”丽莎诧异不已。

“住这么远，他怎样地上班怎样地生活呢？这可不是国外啊！如此折腾在交通并非先进的地区，他又有多少精力去做事情呢？”

路见恒微驼的身影站在一栋别墅前。他身着会客的西服，结着颜色鲜艳的领带，满脸堆着哭一样的笑容。丽莎发现：他虽然隆重地装扮了自己，但他的衣服和鞋子的颜

色极不协调。

路见恒把他们迎进了客厅。偌大的几十平米的客厅，透露着一种新暴发户的气味：大屏幕电视、大落地仿古自鸣钟、紫红色的大号沙发、不伦不类并非出于名家之手的粗劣字画……无不显示着这屋的主人文化修养的浅薄和附庸风雅的虚伪。

丽莎大感失望。“这哪儿像是一个教授之家啊！简直是一个现代地主的庄园！”

路见恒亲自为丽莎斟茶。

那双丰满的似曾相识的手啊！它在丽莎眼前晃，她的心又是一阵狂跳，脸色潮红。

路见恒精神焕发，谈笑风生，他的目光很少离开过丽莎。

交谈从他的理论谈起，他滔滔不绝地如同在讲台上。

刘朗想让丽莎听听他的家庭情况，于是技巧地把话题转到了他的家事上。

刘朗夸他的房子有气派，路就说这是他死去的妻子须眉的功劳。她利用他的专利，搞培训，卖器械，房子、车子都是她买的，可惜她没能看到这一切就死了。

他脸色阴沉地：“她死了！一切都乱了套了！她死前在医院住了一年，缠着我，要我天天晚上去陪她，我的心脏病就是这样累出来的！”他的语气和目光流露出一种凶恶的刻薄。

丽莎一惊。人已死了，为什么还要埋怨多多呢？何况死去的女人是个对他贡献良多的家庭支柱啊！看来此人不是善良之辈呢！

灰尘满布的沙发底下有一双红色的小童鞋。

“留下孩子吗？”她问。

路见恒不太情愿地答：“上学去了。她死前都安排好了，孩子送进了附近的一家国际学校，直升到大学的，一

次性收费 45 万。”

“好聪明的女人！这种周密的安排也意味着她不信任她那活着的男人。他可能是那种亲生骨肉都不能托付的有严重缺陷的人呢！”丽莎想。

路见恒还在滔滔不绝地从“牛顿”说到中国对人类贡献的“四大发明”，把自己的发明说成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

丽莎觉得这人为什么会浅薄如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是国人皆知的珠算啊！

她借上洗手间的当儿逃离。从诺大的客厅走过去，是一个带有小厨房和小卫生间的不大的餐厅，里面油污重重、灰尘滚滚。卫生间更是脏得不堪落脚，黑乎乎的污垢使地砖的本色已经看不出来了，马桶上的尿渍臭气熏人。丽莎不敢上厕所，扭开水龙头想洗洗手，那水龙头出的水竟然细得像线，手也没法洗！

“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这大房子完全像是一个‘假大空’的废墟无人区！他这个人，会不会是房如其人呢？！”丽莎想着回到客厅。

路见恒的目光一直追逐着她。

刘朗看出了她的不耐烦，也提出告辞了。

路见恒很热情地说：“饭都准备好了，吃过再走吧！”

丽莎想：“如果在这吃饭的话，这卫生间可怎么上啊？”于是她脱口而出：“不了，我们回城里吃。”

刘朗也趁机买个人情道：“路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城吧，我请客！”

路见恒说：“何必呢？我这里的保姆都做好了，手艺并不比饭馆里的差！留下来吃饭吧！”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紧紧地盯着丽莎。

丽莎从他的眼神中感到了他深深的寂寞和一种莫名的渴望……

“不敢打搅，没有准备，下次吧！”她硬着心肠说。

他的眼睛依然流露出深深的、略带哀求意味的企盼。

丽莎的心灵又一次震撼了。这个孤独的老者，是多么多么地需要人陪伴啊！

“如果我愿意做一个陪伴他的角色，他一定会非常非常地高兴吧？”她想。

刘朗打破沉默说道：“明天是路教授您的门诊日呢，不如我们明天再约时间在城里聚聚，顺便为丽莎送行。”

“哦，您明天就回去了吗？不是留下来进修的么？”路见恒关切地问她。

丽莎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以为她会成为他的学生！

刘朗注意到了她的表情的细微变化，马上说：“小杜老师可不能在此地久留啊，他们是那里的主力啊！她的研究课题可是发达国家医学界广泛关注的尖端问题——糖尿病的综合疗法。她的成果已经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关注。上两个月才得了个国际论文大奖，对吧？！小杜老师。”

“哦！看不出来，这么年轻有为！”路见恒微微一惊，他原来以为美丽优雅的她只不过是一个他众多的崇拜者、追随者之一呢！

丽莎委婉地说：“您明天进城上门诊，我可以去观摩学习。”

路见恒点点头说：“我一定去的，那些病人都在等着我呢！”

刘朗说：“那就说定了，中午我请客。”

丽莎笑笑说他：“就凭你那点工资还敢请客？还是杀我吧！”

路见恒目光又一亮。

他送别他们时，犹如一个被遗弃的孤独的老者，悲惨

地面对着生离死别……

这幅夕阳西下的送别图，刀刻般地刻上了丽莎的心胸。她联想起她一生中最信赖最疼爱的人——她的老外婆，年年、岁岁，站在村子的路口树下，久久地企盼她从远方归来……朝朝、暮暮，她老人家满怀着深深的爱和关怀，目送着她踏上艰险的世途……

这种联想，使她的眼睛盈满了泪，在没有人发现的黑暗中滴滴地落下来。

翌日，她准时到达大学的门诊部，路见恒也西装革履、前呼后拥地到了，等候的病人蜂拥似的把他包围了，护士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人堆分开。

“怎么会像赶集般的！”丽莎不解地问。

路见恒说：“有成果的教授搞理论研究的、带学生的、各忙各的去了，谁还那么辛苦地见病人做手术呢？”

丽莎笑言：“看来做名医可不能当教授啊！你是特别有奉献精神吧？”

“哪里哪里！我只不过是想对人类做出点贡献！”路见恒貌似谦恭地，但眼神是专横倔犟的，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强者之风。

丽莎被他的眼光震了一下。

一丝识英雄重英雄的景仰之心在她骄傲的心里油然而生。

寒暄几句之后，路见恒就开始为患者诊病了。

来的都是一些棘手的疑难杂症。骨伤科、内外妇儿各科的病人都有。

有位病人口气恶臭无比，口腔溃疡十几年，四处求医无功而返，家财耗尽、无法工作，其苦难言！

路见恒作了简单的检查后就说：“你的病能治，病根就在脊柱相关的胃穴上。针对病根作一两次中医治疗，身

体的平衡就会恢复。”

患者通红了本来黄如黄蜡的瘦脸不住地哀求他：“路教授您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多少年了，我不能好好地吃饭、好好地做人……”

路见恒点头表示理解，表示看了这批门诊病人之后，尽早帮她治疗。

其后来的的是颈椎病、腰椎病、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患者。路见恒一一帮他们诊断了，并安排了治疗时间。

“今天为了杜老师的光临，我们加加班，马上进行两个手术。”路见恒连续看了二十几个病人之后，脸无倦色，中气十足地对助手们宣布。他对丽莎轻声问道：“您想看哪种病例呢？”

丽莎说：“我想学习您治疗胃综合症的经验。”丽莎本想说：其实她研究的糖尿病治疗法，有一个重要的发现也是在脊柱相关的几个穴位上扎针，调节肌体的整体内平衡状态，使内分泌渐趋平衡。也就是这个理论的提出和实践，使她治疗几百例糖尿病患者成功显效，在国外扬名并获得两万美金的奖金。

路见恒意气风发地点头说：“好！就做胃综合症和一个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吧。”

丽莎第一次观摩这种新医疗法技术，很认真地看他做。

消毒、定位、用一种比传统针灸针粗的微型器械刺进患者的穴位，然后迅速加强刺激和作小幅度的深度剥离，留针似的停留十几秒，拔出。

那病人痛得嗷嗷叫着，脸色苍白地起来就走，但原来弯着的腰，却直了。

“真有效呢！”丽莎不禁叫好。

路见恒得意地瞥了她一眼，仿佛说：“怎么样？服了吧！千千万万人人为之而倾倒呢！”

丽莎接住了他的眼光，内心又是一震。她的眼睛情不自禁地又移位到了那双令她神魂颠倒的大手上。

内心的风暴骤然而起：“上帝啊！让这一双手抚摸的感觉会怎样？！”……

门诊结束，他们一起共进午餐时，路见恒夹了一片炖鱼胶给她，用悄悄话的语调小声说：“小杜，你怎么这么急着走呢？”

她很受用地嫣然对他一笑：“不走为什么？”

他的眼里满是她久违了的温情。

自从那次在北京匆忙一别后，她就再也没有那个人、那双手的消息了，虽然她一直希望他能给电话她。

如今他真的找来了！

满身肥皂泡的，全裸的丽莎，在客厅的大落地玻璃镜里，看真切了自己——一个美好的女人！成熟的、丰润的、曲线分明的体态、细腻如雪的肌肤、充满了弹性的柔软的肌肉！“丢荒多年”的心灵在挣扎呼号、在渴望那一双能够抚摸她的手！

直到又一阵电话铃声响起，她才从恍惚中清醒过来。

米高从加拿大来电话：“您打算什么时候起程过来？有关方面我都为您联系好了，您过来了马上就可以上班。瀚瀚也可以来上学……您来了可以先学车，用我这辆半新半旧的，我打算买一部大一点的美国子弹头，到时出去露营旅游就方便多了！丽莎，这是我多年的愿望啊！”米高沙哑的声音流露出热切的企盼。

丽莎被他的热忱感动了，脸色浮上了一片被爱着想着呵护着的幸福光芒。她温柔起来：“别急嘛！我要安排好一切才能走呢。”

丽莎感到微微的心痛。这个男人不是她想要的人！她感谢他、同情他、怜悯他。然而就是这个她不爱的男人，